廿日

書名	魏書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修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第陸拾陸至陸拾玖（總卷魏書柒拾捌至捌拾壹）
葉數	捌拾肆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弐分強　廣壹尺弐寸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上口間標字數魚尾下標魏書幾魏書傳幾綫或魏書列幾或魏書傳幾綫或有魏列傳幾魏列幾（間無魚尾有標綫）下標葉數（間有第二魚尾或橫綫）下口有刋工名氏
印章	首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方印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微蛀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弐拾弐日

檢查者　龔汝儀　寶生公
覆查者　李文璋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住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録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脩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

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
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聖
應天明命光啓無窮畢落後仁祚隆七百今二
號京門下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關固守長安鄴
城股肱之寄穰城上當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
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
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
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備置以固堂堂之基持
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

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塞而畢寒亦免亡
庶同悲兵徒懷怨怒中正貢望於下里主按舞筆
懸異士人居職不以愛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
故有競棄本出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
閒或亡命山藪漁獵偏愛為命或投仗彊豪寄衣
食又應還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
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禾牙不
復爲用百工爭奪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關契考
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彊敵
窺時邊勢尚隙內民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
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鎭戍之人也若夫
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
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
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汝物文質應世道
形自安汚隆優衰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
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
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司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
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
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千之倫包羅六鄉之
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
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
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言議
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
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

令相須不可偏用今使
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
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勞
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
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歩兵長水校尉正光
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為鎮遠將軍右軍將
軍久之為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
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涛
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
服伏惟陛下應靈踐祚沖明昭物宰輔忠純伊
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漠北
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鼎擾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
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
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
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
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
主者收録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
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

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
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
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
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
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
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攝足之急臣備肉食
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忌參執事
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大馬
恇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忤旨
嗚唿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
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
兒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傷感酒
谷渾還為大府少卿曹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
在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
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
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
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議當死盡唯吾與卿猶
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

紹善推禄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
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禄大夫永安中拜
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元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
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時
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尋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
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勤襲瑜後武定末太守
伯勤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順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父曄爲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
專心墳典剋厲不怠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
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
之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

榮劉道斌同貧共直顧為高祖所知轉尚書都
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僕射李沖
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
將軍澄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
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即欲於七月
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
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
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
深於終身之外書棄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
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
之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善詘推以即吉也小
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
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
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
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
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
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
下既葬適人食之其當也食之非當也不食

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敎立射會之限將
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
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
緣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
便是易先王之典敎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
今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
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
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
愿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三之趣停之

爲便乞至九月備飾書盛行然後奏肄首之章宣
襲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
伏惟慈明遠被万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
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譾言
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興人有獻誦矣溫意納其
言託辭自罷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
敎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
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簒
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閒要須令制

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朋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公停方獲此誥深具來意澄轉楊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哀毀為立碑頌題碑欲去康正元妃之諱澄訪於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禮夫人孟子稱元妃有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注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禄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持蒙褒錫乃万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

晉惠爲安樂王詮刱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
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
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曉
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
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
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
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
之例宜特顯叙勑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
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

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
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群寮會議
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稱二國
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
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
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
卒則皆得申此尤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循
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
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

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暮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進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

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作土茅社顯錫大邦含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厭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暮比之慈母不亦爽與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暮父母長子君

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
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
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其類差之毫毛
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
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
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
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
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
若則當今之議旨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

百司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万不得
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
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
普惠據禮還荅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譔議大
夫滋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
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
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
有盤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

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勳績相侔號
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万代者矣竊見
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
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
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壽縣深聖上之加隆極
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
未請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
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
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普諦郊社尊無二上
明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
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
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
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而生名也皇太
后稱令以繫於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
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勑之意春秋
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
予大饗于先王介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
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

恐非司徒
上皇母曰昭靈后乃
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天白困於上者必反
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刻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群
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
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
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譏永邀謙光之
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昔此太
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下遷方始當
脩革之會愚以為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
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升三臨之
禮也司徒誠為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

父乃天下毋以義斷恩不可踰在室之意故曰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
重而朝望於司徒之寮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
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
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
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敷人靈斯穆臣
職忝諫司敢獻狂鼓昒旦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
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忠袁者死
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
卿尹及吾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心與相
問荅又令侍中元叉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往
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為太上皇今
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且
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
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
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
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
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

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
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
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
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令之太上皇也況太上
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
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
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
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為正經對曰雖非正
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
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晉之小子
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
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
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
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
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
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
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
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

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君德行之
迹故迹同則論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
於臣下廷尉少卿秦飜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
夫四命命數雖殊同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
普惠厲聲訶飜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
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
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飜甚有
慙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
見是時卿尚荅表氏聲何不厲
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
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
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
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栢崇順遂奏曰張
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
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璩宣令謂普惠曰朕向
召卿與群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
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
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

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馳
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
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
言諫所難諫便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
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憂議
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
普惠曰明侯淵儒願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秦
居諫職寮寀寡如也謂謂如也昨承朗司徒第
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無滯城之
帶始榮魚門之析裁警終使群后遂咫庶寮拱
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
然敬哉此白普惠美矣共此圭臬每爲口實普惠
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
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
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
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
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
万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

聞億兆應有綿絁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
稅麻十五斤乃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
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從其賦
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
曰悅以使民民亡心其勞此之謂也自玆以降漸
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
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
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偏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
所敝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
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
書既知國少綿絁麻不惟法度之易民言之可
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
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
中大有綿麻而群官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
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
布匹有尺丈之盈一銖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
之剩未聞依律罪斷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
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

官請俸人樂長闊幷欲厚重無復進極得長闊
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
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
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
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
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幷及絲綿不依
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
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摠常
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
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
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軌不
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
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
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
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郁祀成湯光六百之
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
聞福傳遐葉伏惟陛下重暉篡統欽明文思天
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

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
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
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
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遊於內征禮忤時人靈未
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秖劫之果未若先万國
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
伏願淑慎威儀万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
朔望之禮釋奠成均謁心千畝明發不寐契誠
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馨可以光四海則一
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
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
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
多益浪黍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勅付外議釋
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宗可何
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
莫之禮時史官剋日餝豫勅罷朝普惠以遵廢
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

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徹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旨嚀有先皇之詔二曰改普惠傾倪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篡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二曰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窒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

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五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往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誠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晉因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若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二王封其子孫愚臣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藏深戢之當令公卿博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安民之義又荷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當令公卿博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安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喜賞普惠臨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臨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為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

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万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内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國之禍喻欲以十万衆橫行匈奴中李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許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貫之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女婁虜難抑脫有幷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

連兵積年飢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下民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興大衆脫往狡構閒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環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教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荅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測況那環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箏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

臣言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

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
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
司赴援之軍始渡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
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
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
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
洪超並賊貨被縚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
即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興群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

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
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
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
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
隨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
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
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駱驛相尋隨機輸轉別遣中散
大夫封荅慰喻南秦負外常侍楊公懸宣勞東
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吳富聚合兗類所在邀

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
言公熙舊是蕃國之徵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
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
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
自說鄉里紛動羣氏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
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懷叛營實公熙所潛
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闕字）
所綰武都武階租頗得逞東益羣氏先款順故
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
萬石租皆積留費盡外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
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必拜表按劾
公熙還朝賜綃布一百段時詔訪寃屈普惠上
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太君有命
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
爵之並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
其以彊大分王罪犯糜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
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

尚書令臣肇等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課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乘今始列壁疑豈得混一內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陳陽安樂豐扈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音初封之倫級勳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為所貢設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

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資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旻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鑒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只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敕

不得同於新封之力其親恤所宜請依律斷伏
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
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為
始其前來吏秩悉仍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
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霆敬之如明神
是以天子家天下綏方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
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
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

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
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
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
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稽爰
及陪皇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
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
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
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
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
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
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遠若毫氂
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
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等牧
守外禄全不與汎散官改為四年之考汎前者
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
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
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嘖嘖所由生慢勃所由起
夫琴瑟不調滌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

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
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
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
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
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
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
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從權理折之易曰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
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
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濫倖溥澤既收復誰
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
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
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吏四周乃陟考祿參差
各稱其杜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
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為三載之考無汎
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宰群口遠綏四方
日昳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

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
願以三隽居德書曰舉能其官只惟爾之能稱非
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
守臣忝官樞副昵察冤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
愚固所陳方無可採出除左丞軍東豫州刺史
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舊爾衍前獎別郡異縣之
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
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
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寇攘又譖定州刺史田超秀
等惰曰沙塵城戍經據安陂城郢州新塘
由僧達等竊陋石頭戍
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竝
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異
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
惠每於四時請禄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
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孝昌元年三
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謚曰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
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
王臣之風矣

成淹　沾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悆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
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
劉義隆爲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
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爲員

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
中降慕容白曜赴關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
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
上接輿繹游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
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
文明太后崩葬鼏陵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
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
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
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勑

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
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
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
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
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
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
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
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

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
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
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
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
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
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
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
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齎
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幘以中國
命令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
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
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
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
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
沖曰我所用得人仍勑送衣幘給昭明等賜淹
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
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綿百匹十六年蕭賾遣其

散騎常侍度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
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
勑淹引華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
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
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
不拘小節中原有救工捋者獲多豈眷眷守尾
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富應便
爾欺奪宗慶慶華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
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
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
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官
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
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
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勑淹將引若有古跡
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
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
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閒何必

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
徐州聞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
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
致辭窮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
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
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
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
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
困肅言淹之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
言若因此推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
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
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若進臣得屈已
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
淹龍廐一馬一匹并鞍勒究其朝服一襲轉謁
洛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勑給事力
送至洛陽并賜假日並令相隨行次靈五屬
肅啓還遣使就驛馬徵淹東駕淹淮淹於路左請

見高祖訢訢握馬而進之淹曰諸侯皆浮虐幽明同棄
陛下倜儻人神接劒江淚悲歌敵不可小蜂蠆有
害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万全之策詔曰此前
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落已來諸有諫
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
我命耳卿不得爲千分忤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
蕘大舜舉文鑿興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
優而容之詔賜綃百匹真定侯高祖
龍驤等主舟楫將沉泗入河浮流還洛軍次碻
磝淹以黃河淺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
勑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人負今
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
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
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匹衣冠
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士時宮
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万計伐洛流
漸至於廣陽淹遂啓求勑都水造浮航高祖嘗
納之意欲營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

帛百匹知左右二部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
勰曰先帝本有歸國之誠垂歷官著
稱宜加優陟高祖華夷襁負獨在耳乃相聞遣曹
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
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
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
食不充遂啓乞外禄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
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奉朝請本將軍光州刺史諡曰
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
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
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
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憂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
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喪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
父卒曰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
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弄生頗
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録

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沖黃門
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
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
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
王澄清征鍾離勑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
兵十万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
俱進但粮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万之
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
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粮何以剋敵願王
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
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
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録事如故丁母憂
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鄧州龍驤
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
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緣
淮戍兵合五万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
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
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

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兗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勑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愼守法頗得民和徇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府卿莊帝初遇害河陰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夤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

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

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善書帶十圍顧謂其妻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即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左將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與舉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洽之

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諡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陽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鯛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為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汶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為賊所龔囚送江東仍被鏁禁蕭衍領軍將軍曾禮珍鄭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孝子不可無人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聞奏奉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此亦有書都

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
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
不令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
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氏
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
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
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慰
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討
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
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
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
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
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眞等寇荊州據
順陽馬圈裴衍王熙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
城堅裴王獾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
果失利順陽復為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
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
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嗽蜀子肅宗謂黃門徐

紇曰此巴眞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勑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竇憲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閣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玄受眞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

教授常數百人領袞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
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
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
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又所知
又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
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畢身剋己人
無限高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
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又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
爲侍讀尚書昌貴思爲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
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及又欲解
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
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又既腸死
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
池無根緑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
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
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
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
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

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顯入洛復為平北將軍光
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為太宰
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
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
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
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高
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
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録事景明中尚書都
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
除東郡太守卒贈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
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
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産至
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昌有學識
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
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
矯詐
鹿念字永吉濟陰人又生在良吏傳念好兵書
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

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采
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
者以告念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
又置禾束下而返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
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万丈樹
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諧中華又曰援
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
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
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
有兵粮和糴和糴者雖罪不濶屋念獨不取予直
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為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
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
徐州綜容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時為蕭衍愛子
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
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
又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
胡龍牙並擁彊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
趣彭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

來狀念荅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為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曰龍牙等寔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為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深室詭為患狀呼使户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念密語意狀令善酬荅引念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從舉火引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卿等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必爭得不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眉修詣景雋住所停念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國我今君富貴念荅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苗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

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荅曰昔楚伐吳吳遣慶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仍叙由緣景儁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為刺客也荅曰今者為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飯食雜果念彊歠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奉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

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旦遣相喚欲聞鄉事晚來患動不催後相見念曰旦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昂景儁司馬楊曒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万齊王闕二字陳留崔延伯李叔

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定湓樂王鑒李神領冀
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
謂曰詎非華辭也念曰可崇朝何華之有日
晏令還景儁送念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
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
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
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
綜果降詔曰曰者法僧公子頑固自天長惡不
已竊城外叛職此亂[illegible]使彭宋名潛飜爲賊
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淵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決深隍實爲難
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
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
於都督臨淮王干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劒殿中
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
募入驗虛實矯言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
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
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

外散騎常侍俄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
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劭東清河人房須反劭
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
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固執不與劭弗
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念家
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歎者放言嚕噭
加私害念闔而笑之不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
彭寧王辯率衆七万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
不至而城中糧盡士馬裁可万餘師次鄆城久而未
進劭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員外郎劉仁之
詣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
千餘級世祖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為左將
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
增邑二百戶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
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
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
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
賊衆屯柵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

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僕射子鵠討破之文欣當
重以賂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
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僕射東
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尒朱仲遠陷西兗向
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普
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
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
史時梁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念采
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
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録事參軍
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去塔大興經營務廣靈
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
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
別將隨長孫雅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
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永安初除平西將軍政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

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顯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荊州刺史值尒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尚書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二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兗州刺史謚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驃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陵奪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列傳第六十七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

尒朱榮引為其府戶曹參軍又為大行臺郎中甚為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錄前後勳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為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嘗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啓乞三從之內普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蠶焉尋加車騎將軍尒朱榮死瑞與世隆等並無雅舊卒終當敗喪於路乃

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尒朱
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
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
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
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貳以前日乖異
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
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徹襲封齊受禪例降

大都督兼尚書令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
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崩
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林
定州之安固世隆自前廢帝以延慶寇大都督
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
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討圖若方
一戰有利鈍則公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
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
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

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
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
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
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未
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為恒雲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
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尒朱兆等拒
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渡石濟
仲遠南竄延慶北降薛安都獻武王與之入洛仍
從王於并州後赴洛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延
慶既尒朱親昵又黨於權佞出帝之西齊獻武
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慶陶
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為
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
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
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

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
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
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尒朱
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
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
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
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尒
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爲魏主
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
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
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
万戶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椿
復率所部背悅歸兆尒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
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
三司京幾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
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
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聞請減己階以贈
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尋知

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
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尒朱度律仲
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尒朱兆與度律
等相疑遁還語在北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
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雲顯智等曰若不先
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
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
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尒朱世隆
於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

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尒朱約為
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
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
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
頓於邙山尒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
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
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為逆汝為
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
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

遂斬之椿自以數為反覆彼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真冏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真人數百直閤已下負劒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言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動兵河橋

令椿為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啓出帝假說游聲以劫憽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千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壽為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

光末北鎮擾亂為賊攻圍巖慶拒守多時以賊
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氏浮河而下既達秀
容為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郎將
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
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
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
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
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
史尒朱榮之死也顯慶情不自安南奔兼黜衍
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
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慶律等北拒
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
據河橋誅尒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
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
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
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

將百侯蔓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別將討之
至則蔓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
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
關後爲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
流矢中胷仍戰不已元顯入洛仍隨天穆渡河
朝莊帝於河内與尒朱兆同先渡河破顯軍以
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
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
吕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
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尒朱
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彭城尒朱榮之
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
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
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通
前千戶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
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
喻得全時趙脩巡起逆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
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

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
荊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荊州斬送脩巡
首不行又從尒朱度律北拒義旗合尒朱兆於
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
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
誅尒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撟世
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
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
違東郡仍守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賈泰
所破遁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士就多端後坐事
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
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勞
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
并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
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數子

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
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為行臺郎中行上
黨郡及榮向洛以為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
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
子鵠攻尅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
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
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
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
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襄徵
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
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
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為都
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
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
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
之家分賦貧者并遣人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

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
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
驃騎大將軍都督三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
右僕射二豫郢頴四州行臺予鵠到相州又勑
資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渡河
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
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
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粮仗元曄以爲侍中
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
舊任及趙修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鴈道而
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以費不
周資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
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摠大都督杜德
等追討尒朱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
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
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
還譙予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
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

險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
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勤兵出戰輒被
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
分兵擊衍荀州然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
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
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
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
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寶焉
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
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
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
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師達青州翔拔
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
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
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
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
慄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
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

同三司盡誅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滕州刺
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
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
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徽齎璽書勞子
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在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仝逗選充北防
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勤功顯祖賜爵龍
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
破洛汗拔陵聚衆及虜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

懷緻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
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
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
幹淵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恒州
陷歸仝朱榮轉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
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
戶除直閤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
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
都督出井經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

三百赴行宮於河梁營命勝與尒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功增邑六百户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尒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弟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尒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尒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尒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大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問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

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
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荆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迄成皐
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成副庫戈又使人誘動蠻
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
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
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鄧陽
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
不剋乃班師沔北湯盪爲丘墟矣衍書勑續云賀

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愼之勿與爭鋒其貪懦如
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
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
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
懼復走荆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
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
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
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
成致歿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
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瑰在城西二百餘
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
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委爲彊弩將軍州隅
投尒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
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
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
軍西道都督隸尒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
俟醜奴天光先知岳善得同行每事諮訪尋加
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屈長安榮遣岳
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
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
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還向歧州岳以輕騎八
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
果率步騎二万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
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
往復數返菩薩乃自憍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

與普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語省事恃水應苔
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
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為
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
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
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
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
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於路險不得前進

前後纏至平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
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
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
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万餘收其輜重其有土
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
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寶夤王慶
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任尒未天光傳天
光雖為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
二千户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幽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
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
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户餘如故普泰
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
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
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
士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
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開
西行臺餘如故及尒朱天光率衆赴洛將訖齊
獻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
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
户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
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
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
羣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徑州身將壯勇
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乃俟受洛干等并遠近
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
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彼民不促擊破季

海部下獨聽季海關三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
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渭波
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既揔大衆據制關
右憑彊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
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爲計時
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
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
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
下收岳尸葬於薛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
太保録尚書事都督刺史關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波羅門爲馳牛都尉故
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豫歸
介朱榮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
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栢人縣
開國侯邑五百戸介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
爲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剋獲皆與
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
餘如故介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

重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
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
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
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之獻武王至
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
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
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
我別稟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喜服無
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上水洛
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垂夏州刺
史宇文黑獺黑獺至遂摠岳部衆并家口入高
平城以自安悅勇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
南據山衆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遥望見悅欲
待明日決鬬悅先召吉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
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
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敎欲還秦州守以拒
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紿悅帳下云儀同欲還
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為實以次相驚人情

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秀州景和元驅至
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猶畏傍人不聽
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
官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
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
乃於中山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
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經死野中弟息部下悉
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
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悒不復

如常恒言我僅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
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太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
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
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苫褐榮賜其衣帽
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
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厥次縣開國子邑四
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
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郝長等

有衆數万屯據蔪城佥尔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揔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蔪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万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内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勳進爵為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為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尔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許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

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會元
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
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
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二千戶前
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
義兵於安國城淵與敵列延慶等破擒之後
隨尒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
獻武王後從王破尒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
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
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
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南
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
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
不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
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遺淵書
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
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
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

部曲貴平自以斛斯椿當禀亦不受代淵進襲
高陽郡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
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
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粮者首尾
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粮人曰臺軍已
至殺戮都盡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有遺粮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信其言入遂執貴平出降淵
為復去也人信其言入遂執貴平出降淵
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
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
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
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
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
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
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為賣驟者斬之傳
首京師家口配没
史臣曰宋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實襲

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惑自口取
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
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鴞迷
機寡算竟以殲殄岳及行慝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列傳第六十八　委　魏書八十

蔡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蔡儁字摽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邯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尒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尒朱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後允愜天

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詰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爲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主也獻武王欣然嘆之時黃門侍郎崔悛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曰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儁驅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並與交善斛斯椿之搆閒出帝令儁奏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辭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具陳被勝吏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坐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著
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善容
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
之百步內三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
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
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
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
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
從叔爲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
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
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
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叉欲用代來寒人
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
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
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叉德美叉素不
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
是稱薦之叉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

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頃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理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

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詔說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

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
蕩然万不記一後人執人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
之由也外示沉厚内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
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徒代
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
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
不營産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
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字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
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
公父侃辛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獨涉文史頗有
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俗
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孛
後勑脩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羽
獻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脩
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
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

入試爲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豈啻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基僊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喪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